

任何一种旅行，其收获大小常常取决于能否碰上讲故事的人。我曾多次去新疆，真正让我动心并由衷地喜欢当地的风俗文化，还是2013年9月参加《民族文学》新疆改稿班的采风活动。有幸在到达乌鲁木齐的当天，就结识了维族青年诗人狄力木拉提，他就是自身有故事也善于讲故事的人，刚从天山深处走出来，身上还带着仆仆风尘。为记录90岁以上的老人的故事，他在一个牧民家里住了35天。

有一天晚上，繁星当空，四野静寂，他却心波难平，压抑着难以排解的思念、期盼，虽有淡淡的忧伤，拿着吉他坐到草坡上，一边哼唱，一边弹拨，歌词仿佛是从心里自然流淌出来，手指也随之就弹出了曲调。他不识五线谱，更没有学过作曲，却写出了那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《等待》。我第一次听的时候还没有等翻译歌词，就已经满脸是泪，声调沉郁悠长，极富感染力和穿透力。凡有他在的地方，就会有歌声和笑声。从乌鲁木齐到阿勒泰，他讲了一路的故事，漫长的旅行变得快乐而短暂。在这里只能复述其中一个最简短的：“文革”时期，三个出河工的青年凑在一块比试谁更脏，第一个青年脱下自



遥远的圣山（藏书票） 张子虎

我仍然喜欢买书，但渐渐失去逛书店的习惯。网络书店什么书都有，可以静静看慢慢挑选。每次都用搜索，很少从首页进，因此，正在流行什么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
偶尔陪家人逛新华书店，万头攒动，都是少儿读物柜台。我翻一翻，不是青春小说，就是教辅书刊，再多少有哗众取宠之嫌的教子书：快乐学习、幸福成长、好成绩不如高智商，高智商比不过情商，情商不够要财商……大抵如此。

我见过一位父亲，一心要把孩子培养成牛人，于是早早给他买《曾国藩》《胡雪岩》；另一位母亲，则忧心忡忡，认定《傲慢与偏见》《红楼梦》都只会把她的花季女儿教坏，索性不让女儿看“闲书”，“有那时间背背单词不好吗？”

而我，从女儿小年三岁起，开始陪她看书——那时她刚学会骄傲竖起三根小指头表达“我三岁”。因为是个女孩子，我特别想培养她的理性思维，剑桥大百科全书读了大半套——我自己都看不下去。一套法国的儿童科普读物，成为她的枕边书，她聚精会神听着的，往往是：恐龙、长尾龟和熊。后果是，有一天，山雨欲来，乌云压城，她小人家站在楼梯上，看着此情此景，金口一开：“就像火山一样。”没错，有一本叫《可怕的灾害》的书，她很爱翻看。她的另一桩神迹是，在菜场，指着人家卖的牛蛙大声说：“两栖动物。”被满菜场的爷爷奶奶们惊为天人——我是否太自恋？但一个母亲的自恋，是可以被原谅的。

我家地方紧窄，容不出一间独立书

新疆讲故事的人

蒋子龙

己一双臭烘烘的袜子扔到墙角下，立刻有苍蝇和喜欢逐臭拱腥的粪虫扑上来；第二个青年不以为然，脱下袜子奋力砍到墙面上，其黏糊糊的袜子竟然粘到了墙上；第三个青年不声不响，也将袜子扔到墙面，袜子不仅粘在了墙上，还不停地向上移动，原来他的袜子脏到里面竟生了活物，驮着袜子向上爬。

他的故事全部来自生活，而不是网络；隽永而不伤大雅，无论男女老幼都能分享。他在讲故事的时候不大笑，也不板着脸扮酷，永远挂着睿智迷人的微笑，双眸深黑晶亮。我称他是一位智者，他却说：“在我家，智者和傻子很难区分。”随即又讲了个故事，他有个表弟常被人当做傻子，可他干活有力气，娶妻生子家庭圆满。有一天听人说孙悟空到了伊宁，他便赶着一群羊来到伊宁，向街边一个小贩打听，听说孙悟空到了你们这儿，我想看看他？小贩郑重其事地给他指路：是啊，孙悟空师徒四人刚过去，就在前面。到快天黑的时候，他又向一老者打听孙

悟空在哪儿？那位老者依旧神情郑重却不无遗憾地说：哎呀，孙悟空走了，过段时间他们还会来，下次你可不要来晚了。难得伊宁人都有幽默感，活得平和而快乐，狄力木拉提的表弟尚是到天津、北京的大街上发出这样的询问，定会被人当做神经病，说不准还会恶语相向。那将是何等的败兴，完全破坏了一个大智若愚式的善念和随和。

9月8日我们抵达阿勒泰，电视新闻报道了前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，访问哈萨克斯坦共和国，在演讲时引用了哈萨克斯坦伟大的诗人、思想家阿拜·库南巴耶夫的话：“世界犹如海洋，时代犹如劲风，前浪如兄长，后浪是兄弟，风拥后浪推前浪，亘古及今皆如此。”而这段话是现任《中国作家》主编艾克拜尔·米吉提翻译成中文的。当时艾克拜尔也在改稿班上，于是他介绍我认识了几位当地哈萨克族的朋友，他们似乎个个都能讲故事，从他们的故事中我知道了哈萨克是个没有乞丐的民族，犯罪率也很低，且绝无恶性事件。哈萨克人的长子的第一个儿子要献给父亲，所以大哥多是自己的父亲，以保证老人们永远有人照顾。哈族人也为尊敬母亲，辱骂母亲被视为最大的耻辱。

我跟他们在一起，会被一阵接一阵的大笑所感染，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一同大笑，那是一种惊天动地的开怀畅笑，具有爆炸式的冲击力，在那种情势下谁想矜持作态都很

房，所有每个卧室包括阳台都有书架。几屋子书，我任她任意翻看，反正绝无珍贵典籍，怎么看我也不会心疼。显然我会把一些书藏在书柜里并且上锁——锁得住青春期的好奇心吗？

我自以为够宽容，但……当我看到她抱着一本《天降小子》《机器小书童》之类的国产动画片，爱不释手，还是不舒服了：这么多珠玉在侧，你为什么就迷恋塑料花？

到底给孩子看什么书？我像所有家长一样迷茫。给她买过成套的绘本书，她扫了一遍，就置之不理：“这都是小毛毛看的。”假期的短暂无聊里，实在找不到童书，她居然从我书架上找了一本《吸血鬼女王》。我分析来分析去，估计她以为名为“女王”的书和“什么公主”一样，都是童话故事。

现在她六岁，枕边书是卡尔维诺的《意大利童话》。她不太爱看牛顿科学馆，喜欢《米勒的花园》，迷上了花木的名字，我为她备了花盆和沙土，却忘了小朋友爱玩沙的天性。她大概不会成为科学家，我却决定继续给她或买或借“科学小实验”“趣味数学”——一切都是本性，父母想力挽狂澜，恐怕不现实。但推波助澜，总归是可以的。她尽情发挥自我，而我负责小修正。

这世上确实有人文理兼修，感性与理性并重。知识的自行车，骑得越平衡，越不会摔倒。而现在，我们已经在路上了。

背字典是一种方式，明请看本栏。

十日谈

书的故事

夜光杯

难。一位副州长讲了他下乡的一次经历，吉普车里前后坐了五位大汉，后座上还有位胖子，半路上有位妇女摆手要搭车，司机为难地解释，实在挤不下了。不料那妇女接茬很快，且出语精警：“只要心容得下，屁股就挤得下！”这简直就是格言诗，车上再挤也不可能没有这样的人的位置。哈族人的故事中常见格言警句，我在一个牧场跟牧民随意交谈，打听当地草场情况，也能听到诸如“一片土地的历史，就是生活在它上面的人民的历史”等妙语。

难怪哈萨克族能产生像阿拜这样伟大的哲人，



红枫（彩墨画） 黄伟明

潮涨是水潮落是泥，这是滩涂成圩成岛后的自然状态，人在这样的土地上生存劳作，最难的是行路，因此，赤脚是最好的选择，而鞋只属于冬天。

一个儿童少年，在漫天飞舞的大雪里走进学堂，这个少年衣衫整洁，脚上穿着新的软包径棉鞋。真的让先生感慨，今年的第一场大雪降临的时刻，一双新棉鞋，让人看到了一个长兴岛女子的艰辛，他问学生：你娘一夜未睡？学生答：是的。早上是否看到你娘的双手？看到了。少年答后就有两行眼泪落下来。昨夜屋外大风呼啸，屋内的豆油灯摇摇晃晃，娘的身影在帐子上摇摇晃晃，天亮时娘把纳好的鞋放在了儿子的枕头边，烧水烧饭，再扫好门前的雪，叫儿子起来试鞋的时候，娘的双手肿如萝卜，已经提不起儿子的鞋帮了。“今天的课，就写写你娘的这双手。”少年的作文最后写到：……唯勒奋读书，才能回报娘亲！先生批阅：娘亲手冷子足热，少年鞋暖少年幸。

鞋

吴建国

婚姻本来就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支持，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里，住在一个圩里一个沙上的人，都是相依为命的一群，又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相亲只是一个仪式。灯心已经挑高了一截，女子始终低着头，豆油灯的光亮泛照在她的脸上，她的脸红红的。这样美丽的女子，她怀有什么样的心思，委实让小伙子忐忑不安。

十多天后的一个早晨，媒人送来了一个包裹。包裹里是一双鞋：鞋的纳底厚实，针脚均匀，鞋帮内侧的衬里上绣的是一朵荷花。双鞋，让人看到了一个年轻女子的智慧和心思。小伙子穿在脚上，蹦蹦跳跳一试，惊奇地问娘：她没有量过我的脚，怎么就这么合适呢？娘只是白了儿子一眼，没有回答，她的心里明白，从今天开始，儿子已经不只属于自己的了。是的，一个长兴岛男人人生的这个阶段，肩部常压着200斤的重担，筑岸要挑泥，种地要挑肥，干旱要挑水，收获要挑

我从小到大，从北到南，一直听到穿街走巷的叫卖声。

小时候在广州，早晨四五点钟我就听到石板街上木屐的踢踏声。广东人早晨去上班前，总爱先上茶楼饮茶吃早点，并且谈工作。紧接下来，叫卖声开始了，首先上场的是“叉烧面包、莲蓉面包”。这种面包就是今天的菠萝包，有别于广东名点叉烧包、莲蓉包。这些面包是普通人家用烘炉烘出来的，有个烘炉他们就烘面包做生意了。接下来上场的是“伦潞糕”，卖的人用头顶着个大竹笠，伦潞糕就在竹笠上，谁买他就把竹笠拿下切糕给你。早上卖的都是早点，让我们这些小生吃了去上学，上班的吃了去上班。广东人是不兴吃稀饭白粥的。到了大白天，叫卖的东西就多了。甚至有用火油箱当胡琴，拉着琴叫卖“阿陀霉姜”的。傍晚老爷爷们在家门口摆张凳子当桌子，坐在小板凳上喝酒，这时就听到叫卖“猪脚煲姜，又甜又香”，“鸭头鸭翼”的声音。特别记得冬天晚上叫卖“热蔗”，甘蔗用炉子上的滚水泡着，买蔗的话，卖蔗的就削好皮给你。

后来我来到上海，叫卖的又是另外一些东西。“晾衣裳竹要伐伐”“鸡胗皮甲鱼壳有伐伐”特别是冬夜夜深还听到叫卖“白糖莲心粥”，是供搓麻将的人宵夜的，那声音听上去真凄凉啊！我听着很同情他们。

这些叫卖声现在听不见了，可是我们弄堂还是天天来，不是叫卖，而是叫买，从早到晚川流不息，大叫着要收购电视机、手机、空调机等等。我本来是很同情这些人的，他们

走街串巷，大喊大叫，多辛苦啊！

可是有一次我听到一个收购声是女人声音，说的是标准普通话，完全是电台播音员的声音。这太奇怪了，我于是开门想看看这样一位文雅的女士怎么做收购旧货生意。可一看我就傻眼了，竟是一名大汉拿着个扩音器在弄堂里走过来走过去，声音是录好了从扩音器发出来的。我一下子像从梦中惊醒：原来现在的收购声是扩音器发出来，而不是收购人当堂叫出来的。我一直同情他们，上当了。我甚至看到过叫卖的人蹬着自行车，手里扩音器在哇哇地叫。科学发达，对叫买叫卖都有这样大的“帮助”！

这一下我实在再也受不了这种声音，一直希望我们居委会帮帮忙，在里弄入口处挂出一个告示牌，请买卖东西的人不要进里弄来。

忘我

费碟

魂游艺海伴星缘，落笔雕龙天地间。影幻墨浓梦化月，司春未果莫言还。

你换上了新的袜子，给你穿上了新棉鞋，这样的老人，眼角常常流淌着喜悦的眼泪，那泪水亮晶晶的，揩也揩不净。

这是一个长兴岛男人人生的三个阶段，他一生的幸福，与三个女人和他们的鞋紧密连在了一起，鞋里面，都是亲情都是爱。

家的许多“宝贝疙瘩”，让那些破碎的“宝贝疙瘩”中承载的故事又完好地传了下来。

现在补碗的行当没有了，工艺肯定传下来了，如果想见识这种工艺，恐怕要到文物修补部门才能参观到。

因为用手拉小钻钻孔时会发出“吱咕吱”的声音，因为“吱咕吱”与“自顾自”差不多同音，又因为大部分操补碗行当的多是江西人，也许先是古人搞笑，后有闲人搞笑，渐渐形成了“江西人补碗，自顾自”这句歇后语。江西老表对这句歇后语的反响很简单：“它说它的，我们自己做到不自私不就得了！”

补碗这个行当

袁晓赫

其他的，都是碎瓷片，往往奇形怪状，碎片少则两片，多则七八十片，而且碎状也不规则。以补碗为例，补碗前，先要用小刷子把那碎片逐一清理一番，然后用细胶泥粘成原状，再用一种手拉的细钻在破碗需要补的缝两侧钻眼。钻好对称的两个眼后就从小小的补钉横跨缝的两边按进眼，用小锤子轻敲到位，再倒进水反复试，直至滴水不漏，全道补碗程序就算完成了。

那时候，“补碗”，补合了百姓人